

寡婦遺恨

〔美〕波登蒂爾 著 凤春等译

金錢万能
骨肉相殘
人心顛倒
利欲熏心

寡妇遗恨

〔美〕波登蒂尔 著 凤春等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新登字05号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美国八十年代畅销小说之一，曾风靡西方世界。寡妇萨拉·卡索乃美国百万富翁，她膝下无儿，女儿早逝，却给她留下了四个外孙外孙女。外孙詹姆斯贪婪吝啬，终日与一身份不明的女人鬼混，不时传出阵阵桃色绯闻；外孙女哈莉特畏畏缩缩，躲在家里怕见男人；外孙女夏洛蒂轻浮、风流，从不拒绝任何一个男人向她打来的手势；外孙本杰明不学无术，游手好闲。萨拉·卡索死时留下了一份极为古怪的遗嘱。于是这四位继承人为了争夺这百万遗产各显其能。律师布克曼四处周旋，左右为难，并在庄严的法庭上力陈遗嘱的合法性，与四位继承人进行了一场唇枪舌箭的斗争……

本书故事曲折，环环相扣，以其巧妙的情节带领读者饱览美国社会人欲横流、奇姿怪态的生活风貌。

寡妇遗恨

GUA FU YI HEN

〔美〕波登蒂尔 著
凤春等 译

责任编辑：姜淑华

封面设计：王笠君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75印张 2插图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2500000字

梅河口市美术印刷厂印刷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8000册 定价：6.20元

约翰·布克曼每天早晨只要天气允许总是步行去办公室上班。这是一段六个街区的有橡树树荫的人行路：路两旁是老式住宅。越是接近法院广场，随着加油站、殡仪馆和其它商业企业的出现，彼此间的空地越发多起来。自从他2年前搬到这条街上来，在普拉姆街与公路之间又多了一个新的面积很大的空地。在这里，塔普卢三幢最老的宅院被拆掉建彼格丽·威格丽超级市场了，那一大片空地是这里的停车场。

金秋10月是一年最好的季节。树木全变了，空气中已有冬天的寒意。距城不远处有一株枫树。他每天早晨看着树叶变越红，直到今日，这株枫树红得如火焰一般。城外那些不高的小丘陵，一簇簇橡树藏在一片长势茂盛的香枫树下，加上青松翠柏的点缀，构成了一幅五彩缤纷的画面。约翰·布克曼边走边看，完全被这壮观的景象迷住了。

约翰·布克曼从来不是一个欣赏自然景象的人，因为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走出这个家庭的小湾进入世界。因此，即使在他小的时候也从未走近过，而只是远远地望望。还是在他作了小镇律师，开始他每日步行上班的新生活以后，他才悄悄地注意起这每日的美丽景色和季节变化。距离约翰家不远处有一株有空洞的橡树，洞里

藏着一只松鼠，它每天早晨从一尺高的树干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这只松鼠和城外半个街区远处侍弄花园的老太太一样，成了他早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早上好，查理先生！”刚过一会儿，他又说：“早上好，米莉小姐！”

查理先生被突然传来的喊声吓了一跳。他抬起头，寻声望去。米莉小姐直起腰，戴着绿手套的手里拿着一把篱笆剪。“多好的天啊，布克曼先生！”她说。

“是啊。”约翰停在篱笆旁边，“您的九月玫瑰真招人喜欢，米莉小姐。天天都这么好看。”

她叹了口气。“它们就要完了。这不，冬天不知不觉地又要到了。您既然喜欢，给您的西服领上戴一朵吧。”

“谢谢您，米莉小姐。”他看出对方的好意，认真地说。米莉小姐心想，你如果想看花，就应到花园里来看。

约翰看着米莉小姐用篱笆剪尖剪下一朵红玫瑰。这时，他想起了那部他曾看过的反映一个男人看到掐花就能听到花的惊叫声的科幻小说。大概米莉小姐也能听到隐隐约约的花叫声。在这方面，她认为花跟人是一样的。那么，她为什么只因为一朵玫瑰花行将败落就将其剪掉呢？

她来到篱笆跟前，用戴手套的手指弄掉花茎上的刺。他俯下身子，让她把花戴在他西服上衣的翻领上。

她抬起头看看他。“你们年轻人是不在乎冬天的，不象我们这些老年人。”她说，“你们无须担心能否活到春天。”

“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能打保票，无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年人。”约翰说，“至少我们还有迎接春天的机会。这些花就不同了。”他一只手指摸着花瓣，温和地看着老人的脸，微笑

着。“什么呀，米莉小姐，明年春天到来的时候，您不把花园侍弄得更漂亮才怪呢。”

这句话使她那颗充满渴求的心得到了安慰，但她摇摇头。“我不是说你们年轻人没有危险，我是说你们不必考虑它，而老年人就不能不考虑。这就是老年人与青年人的不同之处，布克曼先生。”

“倒是这么回事。”约翰说。玫瑰花瓣摸上去象丝绸一般光滑，略有蜡感。花瓣边缘已在萎缩。他知道，这朵玫瑰花是熬不过今天的了。“我想那就是那么多人退休后都去佛罗里达的缘故吧，因为冬天使他们想到了死亡，因而他们都往没有冬天的地方去。”

米莉小姐带着鼻音说：“现实是逃避不了的。冬天就是一个现实。”

他望着远山，想到11月份那里将是一片荒凉，刺骨的寒风将呼啸着从山脊直扫海湾。北部的河床上筑有宽阔的水坝，象湖一样宽阔的塔克萨哈奇亚河河而上被风卷起浑浊的碎浪，随季节迁徙的野鸭在风雨里低空飞翔。

“是啊，”他关切地说，“倒是那么回事。”他感到自己用不着有这种担心。他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事业追求、有妻子，总之，他有一个男人所应有的一切作保障。这个念头顿使他自信得意起来，就象米莉小姐听到他保证还会有来年春天的许诺时一样。

“你的那位漂亮夫人好吗，布克曼先生？我只见过她坐车从这里经过。”

“南希她很好。”约翰说。他微微一笑。“她不喜欢象我

这样步行。”

“告诉她，有时间来看看我。”米莉小姐说。“冷呵呵的天气，过来喝杯热巧克力；我整天关在家里，看到她那如花似玉的容貌也算是饱了眼福了。”

听了这几句话，约翰心里美滋滋的。他大笑着答应道：“我一定告诉她。”

“象我这把年纪的老太太，到了冬天需要有人陪着说话什么的。”米莉小姐说。她朝隔壁院子探探头。“萨拉·卡索家一天从早到晚不见个人影，连个动物也见不到。”

约翰朝萨拉·卡索家看了看：窗子紧闭，冬夏都是这样。院子里杂草丛生。这所陈旧的宅院已经破烂不堪，荒芜得象块脏披肩，虽然萨拉·卡索和她的4个成年的外孙外孙女住在那里，但约翰从未见过他们中任何人进出过，不过这肯定是机缘的问题。

“这么多年我们彼此只说过两次话。”米莉小姐说。“我家后院篱笆旁边曾有过两棵桃树。她刚搬进来的时候，有一次她过来告诉我说，她认为伸到她家院子里的桃子应归她所有。”米莉小姐手里拿着篱笆剪。“我告诉她随便吃好了。另一次是她女儿死后我到她家院子里去吊唁。她当时正坐在摇椅里，身上穿着方格棉布衣，干瘪的脸上无一滴眼泪。她一边在椅子上摇晃着一边叨叨咕咕地说：殡葬承办人跟她要了多少多少钱，就是把尸体抬出来放到地下埋上，任何人都能干得了的。”米莉小姐扑哧一声笑了起来，说：“她的外孙詹姆斯一到可以学会做生意的年龄时，她就办起了自己的殡仪馆。”

“哦？萨拉·卡索的这件事我可从未听说过。”约翰大声笑着说，“我还以为他们的事我没有没听说过的呢。”

“我知道的还不止这些。”米莉小姐十分认真地说。

“我很愿意听您讲下去，”约翰说，“但我现在上班要迟到了。再见吧，米莉小姐。还有，不要老琢磨冬天，想想明年春天吧。”

他走了，米莉小姐目送他远去。约翰·布克曼的形象仍然留在她的脑海里。他身高6英尺以上，但由于粗壮，看上去并不显高。他两肩宽厚，走路时身子前倾。他的头很大。更令人吃惊的是，他长一头纯白色的头发，不是那种白不白、灰不灰的颜色，而是那种光亮自然的乳白色，再配上那满头浓密的发卷，活象戴一个银白色头盔。

米莉小姐在往他衣领上戴玫瑰花时，以老年人特有的慈爱，毫不掩饰地仔细地把他端详了一番。他那双眼睛在浓重的白色眉毛和白里透红的肤色衬托下显得极不相称。他长得一副娇贵相，但不失男子汉的干练和果敢。他面部平直，嘴唇丰满，长着一个给人印象颇深的难看的鼻子。

霎时间，米莉小姐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她死去20多年的丈夫欧内斯特——一个她多年来一直只作为一种痛苦的记忆、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形象深埋在心底的人。她看着约翰·布克曼远去的背影，心中涌起一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往事。欧内斯特在世时，早晨洗脸总是习惯用毛巾去抹脸上的肥皂沫，抹完后，顺手就扔进浴盆里。她只得弯着身子将其捞出来洗干净。为这个坏毛病，她跟他生了40年的气，直到他死。

她忽地回转身，用剪刀剪去剩下的每一朵玫瑰花，留下

的是光秃秃的树丛。

普拉姆大街由于没有小孩优雅而宁静，除了约翰和南希以外，剩下的只有老人了。那些战后没有离开塔普卢的晚辈人都在那个滨河新区建起了他们自己的房子。

这个北方的第三州曾一度是奇克索人、柴拉基人和联盟的印第安人的非法聚集地，说明他们历史变迁的只有那块供他们的后裔在上面发展旅游业和玉蜀黍种植业借以为生的特居地了。30年代，为了防止河水泛滥，建起了一道道水坝。塔克萨哈奇亚河无形中增加了许多小河小湾。就这样，一个盛产鲈鱼和其它淡水鱼的象手指一样的大湖出现了。在以前只是一条小河的地方出现了一条宽阔的河岸。

塔克萨哈奇亚河是这个州最早的运输通道，至今仍是平底货船运输最繁忙的航线。河水以其巨大的能量从坎布兰高原飞流直下进入纽塞市，为其提供电力资源。由于发电的缘故，加上矿砂、煤粉，使这个城市肮脏不堪。塔克萨哈奇亚河宽而且深，从首府都伊德市蜿蜒而过，直达海湾那个最古老而新生的城市——福特太晤士。

还是修建那些水坝的时候，沃尔特·佩奇及其他一些有预见的人就买光了湖滨大片大片的空地。二次大战以后，这些已被修整过的农场，以更快的速度被甬路和下水道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这些从前以农田价买下来的一小块土地，现时又以每块地2000或3000美元的价格卖了出去，而且，如今那些新的农场主的房子，家家奇形怪状地加了叫做侧臂和过道的边屋，装饰着烤肉炉、烤肉器皿和石头垒起的平台。

女人们穿着短裤和胸衣，在湖滨袒胸露怀地度过了夏季，而男人们则为了工作每天驱车奔波在狭窄破旧的柏油马路上。起初，那些男人中掀起了一股钓鱼热。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他们天一亮就起床，赶着去钓机智狡猾的鲈鱼。他们不惜本钱买了旋转钓竿和有虫形鱼钩的钓竿。他们中有的人还学会了自己系虫形钓鱼钩。这样，冬天的晚上，他们坐在电视机前，边看电视边拴鱼钩，颇有几分忙碌呢。一二年以后，他们就很少出去了。虽然他们仍经常谈起钓鱼的事，但不是由于风太大，就是由于层层大坝使得水位太低，而只好寄希望于以后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此而开始了另一个新项目——滑水运动。

10年前，滑水运动在塔普卢就开始盛行，把这一运动带到这个滨河区来的的是一个黄皮肤的传教士。她的家已经从佛罗里达搬到了索尔滋伯里希尔。

她头发金黄，皮肤被晒成深褐色，身体灵巧而强健，是一位17岁左右的未婚女子。当她轻盈地驾着一艘高速行驶的小船，飞快地滑行于水而上时，人们无不目瞪口呆，啧啧赞美。男人们想要得到她，女人们想要做她那样的人。一个勇敢地登上滑水器的男人将是有能力得到这样一位姑娘的人；一个登上滑水器的女人则可能成为这样的姑娘，或至少不相上下。不久这片水域便吸引了众多的新手。

这片湖水虽然进行过认真的清除，但里面仍残留有许许多多的残枝断干。8月的第一个星期天，这只尽情行驶的小舟拖着这个黄肤色的传教士撞到了一棵隐在水中的树干上。

那些自愿承担找寻尸体任务的极卖力气的小伙子，闭口

不提他们所见到的一切。但他们中有两个人心烦得不得了，有三分之一的人将近一周没吃东西。对于这种毫不费力的运动充满了幻想和渴望的人们，随着这位令人羡慕的美丽的姑娘的消失，一下子死心了。

不过，这已经是10年前的事了，眼下这项运动又复苏起来。当然这次需要投资买船，买的船要比10年前的大，而且要买更大马力的装有船尾马达的船，同时还要买运动装备。从业者还得忍受倔强的渔夫们的唾骂。因为他们拼命地划桨，这样可以避免冲击河藻。其实这也没什么关系，因为那些鲈鱼已经在这天第一艘快艇把水底的淤泥搅动起来时就离开了水藻，向深水游去了。

带着大马力发动机的快艇飞速行驶时所产生的巨大波浪严重地侵蚀着河岸，不过这没关系。那些买卖土地发了大财的人们正在琢磨着投资修筑堤坝呢。一时间，许多人参加了这种新的令人振奋的属于美国人的运动。在隆隆作响的马达后面以极快的速度，不费一点力气地被拖曳着，成了人们的一种时尚。即使偶然出了点事故，也不会影响人们对它的兴趣。不知怎么的，好象如今就是出了事故，也不会出现象10年前那位金发女郎那样的惨景。

约翰和南希婚后不久，他就把南希带到塔普卢来。因为对他来说，这里是他失败过的地方；还因为，约翰小的时候，塔普卢就是一个有魔力的名字。他在那里的小湾长大。每逢星期六和星期一，他都步行去法院广场，这使他目睹了紧张而喧闹的城市生活。他第一次来塔普卢是他上高中的时候。

当时，他每天骑着骡子离开小湾，走上公路，追赶去学校的公共汽车。然后把骡子放了，让其自己回家。在中学里，尽管他个子高大，长着一头金发，很吸引女孩子，但他是各种体育活动和社交活动的门外汉。

中学以后，他离开家去了塔普卢，作为派驻该地的保险代理人，负责向投保人收取保险费。如每周收取1角、2角5分银币的丧葬保险费和人寿保险费等。这是一项非常枯燥的工作，然而他却干得很带劲，而且愿意长期干下去。然而不久，朝鲜战争打断了他的正常生活。战争结束后，他进了大学的法律系读书。

在他荣获了《法律周报》编辑职位以后，好几家不错的公司都主动提出要他，均被他谢绝了。他照常去法院广场，伏击投保户，收取那1角钱的、2角5分的保险费。与此同时，他旁观了那些在神秘的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中来回走动，一会儿三五成群聚首交谈，一会儿又你一个微笑，我一个手势的律师们的一举一动。对于年轻的约翰·布克曼来说，他们似乎是一种现代秘密的从业者，是各种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的暗中参与者。他回到塔普卢来，就是要投身于这一神圣的职业行列中去。

他搞法律诉讼一开始就全然是个错误的选择。不错，他打赢过几个民事诉讼案子、边界纠纷案、抵押品赎回权案以及接踵而来的遗嘱、契约及其它法律文书纠纷案，也一度被任命当过该县三个小公司的市内代理人。由于有那段保险代理人的经历，他在该县结交甚广。但是别的律师靠的都是社团的、家庭的、婚姻的社会关系网，他不可能从他的职业中

找到出路。

正当约翰为此精神萎靡、一蹶不振的时候，有一天沃尔特·佩奇意想不到地打电话把他叫到了他的办公室，解释说，该州的政治形势需要选一位年轻的有吸引力的候选人，以一个失败者参加竞选，以分散选票。约翰知道，沃尔特·佩奇是这个州四五个权威人士中的一员，因而他很痛快地接受了这一建议。无论什么事情都比身不由己的失败要好。

令他和其他人吃惊的是，投票人居然很喜欢这个满头长着惊人白发的高个子年轻人。他坐在满是尘土的德式汽车里，走过一镇又一镇，在法院广场上向越聚越多的人群演讲。他已经变得语无伦次，大有打破全盘计划的危险。他那些贤明忠实的顾问极力想阻止他，但约翰·布克曼正处在刚刚获得权力的幸福感之中，根本听不进去。在第二次选举中，他赢得了决赛权，其对手恰恰是雇他帮忙的那个人。

他带着胜利者的兴奋，一鼓作气，坚持到底。只是就在他胜利在望的一刹那，沃尔特·佩奇巧妙地要了个手腕。他利用了约翰·布克曼自身的骄傲自满心理，在时间和手段上都安排得恰到好处。在一个冗长的电视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将一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抛向了约翰·布克曼：如果在他任职期间出现种族联合的威胁，他将怎么处理。

已经被连续几周的竞选和长时间的电视节目弄得精疲力竭的约翰，知道有人在诚心刁难他。无论他怎么回答，都不会有好结果等着他。他气愤地回答说：他要采取的行动毫无疑问是他的对手将要采取的行动：先游说家乡父老，然后按土地法的规定办。

因为有南希在他身边，他已经听到了对他回答的反应，因而他预感到自己又一次被击败了，但他通过这次失败，至少也有所收获。他们——沃尔特·佩奇及其他职业政客们——是怕他的。他们能够击败他，完全是由于他自身的原因所致。因此他的失败应该算作一次自我失败。他认识到，正因为这些自身的因素，他还不具备做领导者的条件。

在候选人助选期间，他也认识了南希。她想到另一个州去重新开始，约翰拒绝这样做。他认为，只有在塔普卢才能建立一种令这位在政治竞选中出现过、为人们所爱戴的，即使在最后落选时，内心里仍感到一种不曾有过的充实的新约翰·布克曼满意的生活和工作。

在政治上他彻底完了，因为他讲了些不可饶恕的话。但在塔普卢，在这个静谧的小城的日常生活里，他可以把在一个大竞技场里失掉的东西夺回来。他可以实现他孩提时的夙愿：做一个站在小湾胸怀大世界的约翰·布克曼。

约翰考虑到自己同塔普卢人加强联系交往的重要性后，首先想到了湖滨的一幢房子。许多年轻的律师和生意人已经在那里从事了建筑业。虽然他是后来的，约翰发现还有闲散的土地可以利用，而且更令他吃惊的是，还有几幢房子。这几幢房子是那些其收入本无建房能力的乐天派们随着建房热流而盖的。他还发现了种种膨胀了的价值观念。由于对成功地开展法律业务没多大把握，由于不敢肯定能拿到那笔用来垫底的助选资金的剩余部分，他对经营房子的事不敢轻举妄动。

一天，他正与南希一起开着车绕城兜风，在普拉姆大街

一所老宅子的墙上看见了一个出售广告。他一向就喜欢这所房子。这是一所本世纪初建造的，正面及侧面都带圆柱走廊的非常大（他发现共有17个房间）的房子。虽然是两层楼，但并不算高，倒是很宽大，正好占据了城里这块最大的拐角地。这所房子为塔普卢创始人所建。这位老人死后，只留下几个毫无经商经验，又从不过问他那些繁复事业的女人。他的固定财产一件一件全被卖光了，只剩下这所房子。这个家庭中最后一名成员准备将这幢房子卖掉，离开塔普卢。

经过了解，约翰发现这所房子是他所见过的房子中最坚固的。里面的墙壁足有一英尺厚，还糊着塑料壁纸。房顶上耸立着七个高大的红砖烟囱。他用手电照了照房基，发现房基虽经风吹雨打，却无一点裂缝。

这幢房子已经空了5年了。约翰心疼地看着这所已经破烂不堪的房子。壁纸正在脱落，一些野蛮的人破窗而入，在用硬木板铺成的地板上掷骰子、做爱；屋顶渗雨，一面墙壁出现了片片水湿。这所肮脏不堪的房子堂而皇之地伫立在拐角地上，饱经风霜。房子的四周是高大的橡树。

约翰立刻喜欢上这所宅院了。南希尚在犹豫之中。她站在宽敞的起居室中间，好象害怕触到墙壁似地说：“我们要它有什么用呢？”

“等我刷上地板油，再贴上壁纸，你会大吃一惊的。”约翰说，“而且，这儿到处都能弄到油漆。”

她微皱眉头说：“你想没想过这个城里的人会怎么说你？那些有成就的律师都住在滨河区，当然，要说你不住在那里就不能取得成功，未免可笑，但我担心他们恰恰会那么看你。”

约翰犹豫了。他一向敬佩南希的社会见识。她是一位大学校长的女儿，曾跟随其父亲以官方女主人的身份频频出没于错综复杂的各种论证会和大学社交活动中。

她随即大笑起来，挽起他的胳膊紧紧贴在自己身上。“我可没想到你能做这种琐事，约翰。”

“我是不行。”约翰说，“但我们买得起这所房子。他们要价1万元——我想我可以花7000元买下来，用3000元做必要的修缮……这里过去一度很美。我们可以再让它美起来。”

令他们又高兴又吃惊的是，买这所老宅院竟成了一项成功之举。布克曼夫妇是第一对再度发现修复这样一所古宅的社会价值和实际价值的夫妇。他们不象其他年轻人那样一齐拥向农场主的时髦住宅。当南希讲述她和约翰在阁楼的旧家具仓库里发现一件古旧樱桃木饭桌，上面盖着一床不知过了多少年的旧被时，那些女人都瞪大眼睛听着。他们对宽木板铺成的硬木地板和那个在用木板钉起的墙壁里发现的瓷砖火炉妒忌得直喘粗气；那些男人们用肘轻轻推推约翰的肋骨，示意说，他知道他买下那么大一处旧宅院的用意所在。将来有一天，当商业区进一步向普拉姆街以外延伸时，他要是遇上联营公司，将这所房子卖出去绝对会赚大钱的。

快到城市中心时，约翰加快了脚步。因为如前所说的那种旧宅院已渐渐被新的企业所取代，所以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吸引他的注意力了。他在法院东北角停下来，向法院的方向看去。

法院是座红砖建筑，始建于1901年——即前法院被烧毁的那一年。当时，5名犯人烧成了灰烬，大量该司法区的犯罪记录被焚毁。由于那样一场值得纪念的大火，该行政区的史实记载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漏洞，有关的档案材料成了无从查考的史前史。这所新法院本身却一直享有盛誉。红砖的本色经风雨侵蚀已经变淡，内侧的灰泥随着岁月的流逝，更由于烟熏火燎已经变黄。约翰一回到塔普卢，内心就升起一种激情，要把这些旧建筑统统拆掉，换之以现代化的、带宽敞走廊的、安玻璃门的水泥建筑，办公室要全部空调化。他十分喜欢这个广场。他想象不出在广场中央换上现代化的建筑后会是什么效果。

约翰沿广场东侧往前走。十月的朝阳斜着把光辉洒到风化的红砖上，暖融融的。这里几乎没有车辆，几家店铺刚刚开始营业。中午的时候，这里会是相当暖和的，现在稍有些凉意。约翰进门之前稍稍停了一下。这时，他看到沃尔特·佩奇从药店出来后，斜着穿过广场，朝他在剧院大楼的办公室走去。约翰举举手，随即远远看见沃尔特·佩奇——一个看不十分清楚的褐色皮肤的小个子——也举举手作答。约翰自从参加州长竞选以来，对沃尔特·佩奇的印象好坏参半。说他恨这个人，有两个充分的理由：起初，他拉着约翰参加竞选；最后，是在他的策划下，使约翰归于失败的。为此，年轻的约翰·布克曼再怎么恨他都不过分。沃尔特·佩奇的所作所为，使这位参加竞选的约翰·布克曼认识了一种无情的逻辑。

沃尔特·佩奇一向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自约翰重